

临沂党史资料



4

中共临沂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

临沂党史资料

4

中共临沂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

一九八五年一月

中共临沂市委文件

临发(1984)90号



关于成立临沂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

通 知

各乡、镇、办事处党委，市直各部、委、办、局（公司）党组、党委：

为加强对全市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领导，市委决定成立临沂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，现公布如下：

主任：尹荣华

副主任：朱绍阳 唐士文

委员：潘维康 胡文林 秦培一 刘淮源

中共临沂市委

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

目 录

回 忆 录

- 临邾地区早期革命活动情况……………宋幼准（1）
有关情况的回忆……………刘德生（6）
三乡师里的革命洗礼……………孔福亭（8）
临沂县战斗生活回忆……………傅伯达（15）
抗战初期临沂八区革命力量发展概况
……………王伯华、秦泽甫、魏玉华（19）
胜利的法宝……………宋干（26）
临沂城地下斗争工作回忆……………孙成一（33）

人 物 传 记

- 忆段雪生同志……………崔介（40）

专 题 研 究

- 莒临边县始末……………（47）

重 大 战 例

- “无声的战斗”……………（59）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滄子崖村自衛戰····· | (61) |
| 臨費邊討榮(子恒)戰役····· | (64) |
| 常莊戰鬥····· | (67) |
| 強攻臨沂城····· | 吳瑞林 (69) |
| 古城臨沂迎朝暉····· | 陳 宏 (75) |

日 記

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記者日記····· | 冠 西 (87)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
檔 案、文 字 資 料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山東軍區首長電賀臨沂解放····· | (114) |
| 我軍英勇猛攻臨沂活捉大漢奸許蘭箎邵子厚····· | (114) |
| 臨沂前線十九晝夜的舌戰····· | 邢愛善 (116) |
| 挖坑道八晝夜的洪瑞民兵····· | (117) |
| 臨沂前線指揮部政治部歡宴解放臨沂的指戰員····· | (118) |
| 臨沂前線總指揮李作鵬談臨沂戰役勝利因素····· | (119) |

來 信 刊 登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周南同志來信····· | (121) |
| 彭林柏同志來信····· | (123) |
| 劉惠忱同志來信····· | (126) |

临郯地区早期革命活动情况

宋幼准

我是郯三区港上村人，一八九九年生于农民家庭，十一岁时在本村上私塾八年，打庄户三年，到二十三岁在郯城上高小，接着又到济南上师范，毕业后教小学一年，干国民党三年，又当三年高小校长，一九三二年夏因共产党嫌疑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抓去，坐了五年四个月的监狱，“七七”事变后恢复自由，接着参加了抗日战争。

我在师范求学时（1924—1926年），没有政治要求，没有政治常识，只知埋头读书，求得一点书本知识，好做一个教员。可是，当时社会的现状使我悲观。

一九二七年春，刘之言（我的师范同学）从济南回家，作革命活动，到我家找我，谈到南方革命军的情况、张褚的可恶、现在应如何干法等，征求我的意见。我正无路可走，他指的路正中我的心怀。可是，到底怎么干？还很茫然。不久，我到他家找他，他把《共产党宣言》拿出来给我看；谈到国共合作、我们加入共产党也加入国民党……。这时，马头国民党以刘汝浩、范静岩、于霭宸为首，正以求是小学为依托进行秘密活动。我与刘之言同到求是小学，他把我介绍给刘汝浩，就在那里填了一张入党志愿书，加入了国民党，尔后，曾一度在国民党临沂县党部工作。一九二九年七月，

我辞去了国民党临沂县党部干事职务，回到马头，不久，三小老校长于霭宸留我在那当校长。这时，三小已由刘之言、刘树屏、孙善师组织起共产党支部；一九三〇年冬他们就吸收我参加了这个组织，并无上级党的领导。

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，星期六，其他人都回家过星期去了，高同山（郯一小教员）、刘树屏（民教馆）从郯城回来（因他是马头人），就在三小高级部开了一个会，当时还未决定成立什么团体，最后刘之言提出：其他名义号召力小，我们就把共产党名义直接拿出来，先作工作，找党找不着，只要有工作表现，共产党自然会来找我们的。大家同意。决定组织形式，刘之言负总责，遇事刘之言、孙善师、刘树屏、高同山和我五人共同负责商讨处理，一旦与上级接上关系，我们的组织就取消，唯一的是发展，主要目标是临沂五中及郯城师范讲习所。会议上确定：五中由孙善师负责；师讲所由刘树屏、高同山负责；我负责交际工作；随后，朱次彭加入，他负责四哨一带活动。就这样组织起来了。之后又作了明确分工。当时活动范围及对象是：朱次彭负责沂河西四哨、沙埠、芦汪子一带的农民活动；孙善师负责临沂五中及三乡师的学生活动；其他人负责师讲所、民教馆及本校的活动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刘之言曾两次到上海找党组织接头，未成。我们就借抗日救国名义，继续干下去，吸收不少党员。

一九三二年春，唐东华、胡维鲁同志以灌云县委兼郯城县县委名义来郯马一带活动，与我们接上关系，把以前吸收的共产党员重新介绍、登记、宣誓，正式成立县委会，由刘之言任县委书记，唐东华以铁路特派员身份领导县委工作。这

时已发展的党员有一百八十多人。当时整个党的路线是立三路线。唐交给县委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组织暴动。县委接受任务后，决定以郟城西北乡沂河以西四哨地区为暴动目标。参加的力量以长城、四哨一带的农民为主，以李斗金、李斗银、赵歪头等土匪武装为同盟军（这些武装靠朱次彭来组织），以沙埠、王庄为暴动对象，准备组织时间是三个月。为了布置暴动，学校提前放了暑假，刘、孙、唐、胡都到四哨一带去布置工作了，留我在马头与郟城、临沂保持联络。暴动正在准备之中，由于朱次彭叛变，而使计划全部落空。

四哨暴动失败之后，刘之言逃脱，国民党展书堂的工兵营于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七日一早，从郟城到马头把我抓起来了。同时被抓的还有刘念熹（女）、管登岩，在城里又抓了焦矗山，我们四个被押在班房里。当天晚上就过我一堂，是国民党郟城县府一个姓曹的科长过的。他问我：“我们为什么抓你？”我说：“不知道；我正教书好好的就把我抓来了。”他说：“你们这案子不归县管，是省里来电报叫抓你们的，这里只是走走手续，待几天等你们的人捕齐了，一块解省。”当时我心里想：你还能抓住谁？他们早就不在此地了。事过三天，孙善师、胡维鲁在路上被民团查住了，解到郟城后，我们见了面。到此，共抓了我们六个人。他们被简单的过了一堂，就一同被解到济南国民党的省政府，交给了军法处。在军法处，是一个姓田的过我们一次堂。由于没有人证物证，我就一口咬定不知道为什么把我抓来，别的什么我也不知道。胡维鲁一口咬定他是收烟酒税的和孙善师不认识，是路遇。孙善师比较麻烦，查住他时，他身上带有一张暴动用的路线图，虽然撕碎了查对不起来，敌人仍严厉追

问，要打他，但是没有打。这次过堂以后，就把我们送军法会审委员会，押在看守所。军法会审委员会是专门破坏共产党的机关，由国民党省党部、省政府、法院等机关组成，设在法院里。到看守所一押三个月，没过我们的堂。这期间，刘念熹取保释放。到十月或十一月提出我们过堂，主审是张苇村。他说：“你把郟城的问题讲讲。”我说：“不知道为什么把我抓来，我没得说。”他说：“刘之言、孙善师是在你学校吧？”我说：“在。”他接着说：“他们是不是共产党？”我说：“现在不是。”（因刘、孙以前的情况张已知道）。王天生插一句：大红旗都扯起来了，你还不承认。我说：我不知大红旗在那里。张苇村说：“你就不是老实人。”我说：“我是国民党员，老老实实教学。”张说：“你久已就不是国民党员了。”并说：“你们这些人，由着你们干十年，也作不出什么名堂来，下去吧！”第一堂就这样过去了，一押又是半年。到一九三三年四月，又提我们过堂。张苇村说：“郟城的问题孙善师都讲了（事实并非如此），人名册写了一本，为了使郟城少死一些人而没抓，要抓都可以抓来。”我说：“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。”王天生对张说：“事情已经明白了，他说不说已经没关系，叫他下去吧。”就过了这么两次堂，以后再也没问。我们这次过堂回来，走在一个夹道里，正好孙善师、唐东华从楼上下来。走到对面的时候，他们向我们低声地说：“我们判死刑，你们无问题。”因前后有看守，就说两句话，算是通知并没供出我们来。事情是这样的：一九三三年春曾与唐一起工作过的×××（姓名不知）向敌人自首，他也知道唐在济南被押，要求来对证。那个徒叛来济后，我们的事情全暴露了。唐、孙在这种情况下

下被迫承认参加共产党。八月三十日，军法会审委员会结束会审，这天早晨，唐、孙等二十七位同志同时殉难。他们判胡维鲁无期徒刑，判我十年徒刑，送第一监狱监禁。一九三五年四月，我们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并取得了胜利，狱方采取分散对策，先把我押回郟城又转济宁，后转武汉。一九三七年九月获释后，回到地方参加抗日。

（本文根据宋幼准同志一九四五年九月、一九四九年八月、一九六八年五月撰写的材料整理而成。）

作者简介：宋幼准同志，曾用名宋从则，一九三二年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一九三九年重新入党后，一九四二年经胡维鲁、潘复生证明，恢复了前段党的关系。一九四四年四月至一九四五年六月任临沂县财粮科长。“文革”前任国家财政部监察司副处长，于一九七七年九月在北京逝世。

有关情况的回忆

刘德生

我原名刘盛华，曾用名刘道生、刘伯庸，一九一四年生，郟城县马头镇人。一九二九年前在本地小学读书，是年夏考入郟城县师范讲习所学习，一九三〇年夏考入临沂省立第五中学，学习二年半。我上县师讲所和初中时，当时家中供给不起，所有费用全由我叔大舅和我小学时代的校长于霭宸供给。于系地主成份、国民党员（老同盟会员，国民党中的反蒋民主分子），他对我党地下活动也有某些帮助。

当时，师讲所和临沂五中，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活动限制不太严，因此也就便于参加一些进步活动。早在高小读书时，我就受刘之言、孙镇国（孙善师）的影响，开始倾向革命；到师讲所读书时，曾支援过小学教师的增资请愿运动；在临沂五中时，在党的指导下进行了以下几方面活动：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、举行抗日请愿、罢考，以及进行秘密宣传活动、在校发展组织等。当时参加的是党组织还是团组织还不很清楚，因刘之言、孙镇国在济南党组织遭破坏后，跑回家乡隐蔽时独立发展起来的。当时党团没有划分清，也未有什么手续，就与刘之言等干起来了，因此我以为就是共产党了。一九三二年春，在乡下准备农民暴动前，老唐（江苏派到鲁南的）说成立县委，叫刘之言担任党的县委书记，叫我

担任团县委书记，我这才知道有团组织。暴动未成，与唐失掉了联系，以后鲁南的组织又与济南省委（或特委）取上关系，一九三二年夏，徐森把我和刘瑞芝（女，临沂城人，五中学生，曾和我们一起搞地下活动，到济南后不久，与马兰村结婚并一起叛党）带到济南去，这时是按团的关系走的。

一九三二年十月，我由济南去上海，由上海介绍我去江西苏区，先作青工部干事，后作团省委宣传部干事、秘书长（主要管机关生活）。到一九三四年下半年红军长征，留我在当地坚持游击战争。约在同年底，我在随团省特委转移途中，于江西兴国县境，被国民党剿共队包围、俘去，但未暴露身份；一九三五年四月，我被递解回原籍，经家中托于霭宸、徐霞苍等想办法，他们又通过范静岩（范是于霭宸的女婿、当时国民党县党部的常委）从中疏通，后取保释放。保人是我大姨夫邓月楼和于的儿子于静生。此时，反共头子张苇村已死。

一九三六年五月，我已在马头镇高小任教，突然于一个夜间被韩复榘第二特务队特务马兰村和一个姓王的捕去，严刑审问，后经李庄到临沂转解济南，不久获释。“七七”事变后，在当地参加抗日救亡运动。一九三七年底去西北，参加安吴堡青训班，学习后，即考入陕西流亡中学，同时参加了“民先”、作民先工作，后由徐根介绍，又去陕甘宁边区陕公分校学习。

（本文根据刘德生同志的回忆材料整理而成）

本文作者 刘德生同志，原在国家房产管理局工作，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在北京逝世。

三乡师里的革命洗礼

孔福亭



作者近照

一九三一年七月，我考进了山东省立第三简易乡村师范（简称三乡师），受到了进步同学的教育和帮助，参加了各种斗争活动，加入了进步组织，改变了我旧的人生观，受到了革命的洗礼，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，奠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基础。

决心投考乡师

大革命的浪潮，汹涌澎湃，慢慢波及到了莒县，距我村八里路的陈家屯，办起了完全小学。这时正在当农民的我，听到了农民协会的宣传，引起了思想变化，通过串联和努力争取，我和张百川、孔繁珍、孔繁植于一九二九年秋进入了与以往不同的陈家屯新型学校，接受民主主义的思想教育。我和张百川是高小第一级。初到学校感到很新鲜，打倒列强的政治口号，配唱音乐的风琴，鼓号齐鸣的军乐队，网球、兰球等体育活动，还有手持木棍、服装奇异的童子军，这些都是有生以来头一次见到。我自知求学不易，朝气蓬勃的努力学习，总想多学一点，成绩

也是优良的。通过学习，提高了认识，逐渐减少封建迷信思想，开始在探讨三民主义的价值。生活是艰苦的：一日三餐吃的是自己从家中背来的煎饼，小菜是大葱和炒熟的咸萝卜丝，有时也吃点咸白鳞鱼；睡的是集体大房间。但我们并不觉苦，还是其乐无穷，发愤不息。时钟转瞬移到一九三一年夏，功课读完了，毕业考试也结束了，这不仅没带来欢乐，反而招来了严重的焦虑不安。毕业后干什么？务农吧，不是心甘情愿，认为没有出路；考中学，祖父又过世不久，父叔分居，家庭经济状况又不允许，怎么办？彷徨犹豫，忧愁万分，天天去翻阅报纸，看各地学校的招生广告。当看到了三乡师的招生简章中每月每个学生有五元津贴，四年毕业后可任小学教员消息时，我的心被打动了。五元足够伙食费用，可减轻家庭经济的负担，觉得只有此路可通，于是去酝酿征询老师及家庭意见，总算商讨成功。我们六个同学去报考乡师，那时没有汽车，徒步跋涉到了临沂，考试科目也别致，除了国文、算术、常识外，还有五分钟讲演，一小时劳动和口试等。这时，认识了第一完小来投考的主纪先等五人。六场考罢，主纪先、我和张百川等五人考取了，我们的心中真是乐开了花。

乡师的读书活动

一九三一年八月下旬我进入乡师读书，和张百川编在二级二班，同班的还有王光伟（王廷襄，字赞堂）、赵昭（赵德修，字子平）、鲁先潮、马锦图等。主纪先编在二级一班，还有马培卿等。乡师在临沂南关，由老母庙扩建而成。

由农村到城市，生活作风有了变化，不同于农村艰苦朴实，起码要做到天天刷牙，洗脸用香皂，洗衣用肥皂，西发

代替了光头，制服代替了布衣，鞋袜也要讲究点，晚上用手电，还有同学相互交往，老乡联系等，诸如此类的些微变化，也只有随乡入乡了。否则为老师所不允，更会引起富有同学的嘲笑，被讥为土包子。这些开支，是出乎预料的，增加了家庭负担，使我心中惴惴不安，对比那些富有同学的挥金如土，心中产生了忿忿不平，促使我积极学习，勤奋上进，努力做好功课，使每门成绩都是优良。为扩大知识面，我们抽空阅读课外读物和一些古典小说，如《水浒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西游记》等，也读了一些鲁迅、郁达夫、蒋光慈、谢冰心的现代著作，如《狂人日记》、《阿Q正传》、《冲出云层的月亮》、《呐喊》、《故乡》、《少年漂泊者》、《母亲》、《梦》，也看了一点《古文观止》及唐诗等。

入校不久，就和王光伟接近多起来。时年我十八岁，他比我小一岁，比我们大的同学居多数，也有比我们小的，在教室内我们坐前几排，他住西宿舍四号，我住五号，一墙之隔，相见容易，晚上自习之后，常一道坐在院中，促膝谈心，觉得他比我懂得的多，从家庭状况到对现实社会的看法，从生活习惯到政治上的要求，从如何学习到毕业后的打算，内容广泛，无所不谈，由浅入深，他逐步说明贫富悬殊的根源；国民党的政府是代表谁的利益的；青年的出路在那里？逐渐深入到社会问题的实质，揭示了阶级斗争的意义，畅谈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，形象的讲解了原始社会、奴隶社会、封建社会、资本主义社会、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变化的必然性，也谈了中国现实社会的性质，不打倒现在的国民党反动政府、建立代表人民利益的新政府，人民是不能翻身、没有好

日子过的。要打倒旧政府，建立新社会，必须有个政党来领导等等。这些问题是分很多次，用漫谈方法讲的，使我从认识上、思想上逐步得以提高。

一个星期日，我在马路上碰到枪决“土匪”的事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，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。回校后我写了一篇日记，大意是我主张对土匪不枪毙，应在狱中授他们以技术，使他们出牢后有了谋生的手段，就不会再挺而走险了……。在那个社会里，我的这种想法是幼稚的，语文老师看了后，批语是：“纯系空想，这是不可能的……”

主纪先是同乡，两村相距不到三十里，也是我们接触多，谈话多的人。

燃烧起反日烈火

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后，激起了全国人民特别是学生的反日高潮，蒋介石卖国求荣的不抵抗政策，激怒了全国人民。乡师学生群情沸腾，各地学校的《快邮通电》如雪片一般的飞来，一致坚主抗日，斥责国民党政府不抵抗的错误政策。这些张贴在布告栏里的宣传品，慷慨陈词，大义凛然，观者络绎不绝。乡师学生实行了罢课，纷纷组织起来分头下农村宣传，手持纸扎的小红旗，写着“坚决抗日”、“反对不抵抗”、“反对卖国”等口号。我参加的一组东渡沂河，沿公路北上，逢村就进行宣传，在独树头召开了群众大会，几个同学激动陈词，声泪俱下，感人至深。经过几天联络，临沂城关各学校，如五中、三乡师、临沂师范讲习所，还有几处完小，联合组织了游行示威，从南关到城里各大街，一路不断高呼口号，要求抗日、收复失地，反对卖国不抵抗主义等。沿途观众很多，交头接耳的称赞，游行队伍聚集到城隍

庙前开了大会，各校代表发表演说，慷慨陈述，义正词严，大家怀有无比的愤慨，口号声此起彼伏，斥骂蒋光头之声不绝于耳。经过这一系列的活动，使我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实质，提高了爱国热忱，启发了觉悟，懂得了团结就是力量的重大意义。三乡师党组织在这些活动中考查和培育着我们。

当时，北平、天津的学校，派代表去南京请愿，要求抗日，继而有一些大中城市的学校，起而响应，也派代表赴宁请愿，有在南京下关和警察冲突者，有在马路上游行示威者，有卧轨反抗者，斗争形式多种多样，搞得蒋家王朝惶恐不安。乡师也在酝酿着请愿，急得校长曹香谷、训育主任李柞周、教务主任王敬可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，焦虑万分，反动政府一个卑鄙的手段出笼了，由教育部下令各大中学校提前放寒假，勒令学生立即离校。就这样我们被迫返家渡假了。后主纪先到西辛庄来找张百川和我，共同研究宣传抗日的活动和交谈对现实社会的认识、青年的前途和理想，探讨对共产主义社会认识等问题。

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

一九三二年春节后按时开学，王光伟因患眼疾休了学，我不能和良师益友朝夕相聚了，但保持着通信联系。主纪先对我帮助更多了，经常聚首畅叙。三月间，因反对学校当局的压制抗日活动及不合理的规定，在三乡师党支部领导下闹了一次罢课学潮，我积极的参加了。放春假时我们一道回家，路上遇到一个讨饭的，主纪先抓了一把铜子给他，此举使我感受很深。开学不久，主纪先介绍我参加了“读书会”，使我又阅读了一些进步书刊，随后又介绍我参加了在党领导